

幕后

萧敬腾

观众喜欢第一眼看到的我 背叛了他们

《我相信》里袒露B面人生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

萧敬腾

2007年

参加热门音综《超级星光大道》踢馆成功，一战成名；2012年，凭借电影《杀手欧阳盆栽》获得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；2013年，凭借专辑《以爱之名》获得第2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；2016年，组建摇滚乐团“狮子合唱团”，担任主唱；出道15年，《王妃》《怎么说我不爱你》《阿飞的小蝴蝶》《王子的新衣》《海芋恋》等歌曲传唱至今……这是萧敬腾众所周知的A面。

分不清洗发水、沐浴乳，读不懂学校教的，从未答完一张试卷；小学三年级开始抽烟，混迹台球厅，是所有人眼中的坏孩子；被父亲骂“废物”，一周要挨五六顿板子；发表自传《不一样》，承认患有阅读障碍症……这是萧敬腾鲜为人知的B面。

昨晚，人文书信体节目《我相信》在咪咕视频、东方卫视播出第五期。35岁的萧敬腾念了一封写给20年前自己的信，他说：“不一样，没关系；不一样，才精彩。别让你的缺陷把你一拳打倒。你只做你热爱的事，上天自有安排。”在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时，他详细讲述了自己的B面人生。

C

乐队梦想只实现了百分之三十

在萧敬腾的职业生涯中，有很多重要时间节点，推动他往前走。2016年9月，萧敬腾组建“狮子合唱团”并担任主唱。2017年，萧敬腾带着狮子合唱团惊艳亮相爆款综艺《歌手》。

羊城晚报：重新组乐队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吗？
萧敬腾：算！重新组乐队是我30岁时的梦。我小时候通过玩乐队实现音乐启蒙，心中最初的乐队就源于乐队，但没能以乐队形式出道，我一直感觉不圆满。出道十年后，我有能力实现梦想了，就做了尝试。
羊城晚报：现在实现梦想了吗？
萧敬腾：实现了百分之二三十，勇气、机缘让我们组建了狮子合唱团，但还有百分之七八十没实现，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大家努力把乐团的歌做得很好听，但都没红。

羊城晚报：乐团的歌没有红，你会失落吗？
萧敬腾：现在不是作品的好坏决定了是否会红，而是播出平台调性不同，让音乐人和听众都无法专注。平台限制了音乐的创作方式，导致不同类型的音乐无法进入，不能被受众广泛接受。
羊城晚报：如果把你的歌放到一些短视频平台上

面推，你愿意吗？
萧敬腾：我从来抗拒。但是，一些平台的用户，可能觉得我的音乐不适合他们。不适合不代表我的东西不好，而是他们短时间用不到。现在，的确有很多音乐人通过了解市场需求，创作实用性很强的音乐，跟风制造短暂的爆款。虽然我不觉得这样的创作不对，但我更欣赏有独到想法的创作者。如果自己创作的内容，世界便会充满色彩。
羊城晚报：你在做音乐或专辑时，会考虑大众偏好吗？
萧敬腾：一直都会。我还是会力求平衡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喜好无法支撑我的生活。所以，我不会一味做我完全喜欢的内容。
羊城晚报：大众审美和个人审美的博弈让你痛苦吗？
萧敬腾：我很痛苦，经常反思。我甚至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要不要找回我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重新帮我制作专辑。但我很快犹豫了，因为大家都在变老，他

可能也在寻求解决方案，而且我们选择回到过去，也不好。
羊城晚报：有什么不好？现在也有复古风潮出现啊。
萧敬腾：对，但我觉得这是一种“恶性循环”。这15年来主要的音乐形态是流行情歌，我重新做类似的音乐，大家可能会喜欢，但这有悖于我的理念。我一直希望音乐不断进步，听众不断成长。我有时会努力做一些我猜测大家喜欢的流行音乐，但我自己听起来会起鸡皮疙瘩，受不了。我不喜欢停滞或退步的感觉。
羊城晚报：有时会感觉推不动自己的音乐吧？
萧敬腾：主流市场太强，我无法改变大环境。比如，我想为这十几年来一直关注我的歌迷进行创新，他们也会接受不了，因为他们喜欢十年前最传统的音乐。所以，一旦我创新，不仅在大众中没有反响，原本的歌迷也受不了。我有时也不知道要回到过去还是创新，因为效果都不一定好。

E

羡慕年轻人没有包袱的状态

出道15年，萧敬腾转变不小。他最近参加恋综也有不少收获：“我被感动了。这群年轻人很猛、很自我，那才是我们应该活出的样子。年轻人没有包袱的状态是我羡慕的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太长了。当然，我也经常告诉同事，时间很多，不急、不慌、不怕。只要努力做，一定会有好结果。”

羊城晚报：你还记得自己2007年对音乐的态度是什么吗？
萧敬腾：出道15年，真的像昨天一样。虽然时光飞逝，但所有事情我都历历在目，包括我在2007年参加《超级星光大道》的全过程，我的形象、电视屏幕画质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常常觉得昨天是十六七岁。那明天是什么？可能明天我就60岁了。
羊城晚报：如果让你给2007年的自己写信，你觉得哪些记忆点会写到信里？
萧敬腾：如果再回到当时，我不想剪掉“狮子头”，我喜欢长发的感觉。其次，我那时唱歌很有特点，但真的很费嗓子。我虽然拿下不错的成绩，但从来没人察觉，我三次唱歌都破音了。如今，听众都骂我唱歌怪腔怪调，还是喜欢我以前的唱腔。但殊不知，我以前那种唱法不对，是单一发声方式，现在发声位置比较多。

观众喜欢第一眼看到的我，我的成长就是背叛了他们。
羊城晚报：即便现在娱乐圈流行怀旧，但人总要成长。
萧敬腾：是的。我已经入行第16年了，如果现在找回当年的唱法，听众也受不了。就好像，我刚出道答记者问，只会回一两个字，大家可以理解。但如果现在在我还不说话，记者肯定会觉得很奇怪。不过，当我是谈话主角时，我会勇于表达，但如果参加多人节目或派对，我依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羊城晚报：对于寻找方向，你会给自己一定的期限吗？
萧敬腾：不会。我会一直寻找下去。35岁以上的艺人还有很多机会，60岁的哥哥还在上节目。去年我和林子祥大哥一起参加节目，我很感动，我相信只要坚定热情，当我老了，还会有演出。

D

现在的乐坛生态让我有些尴尬

这几年，萧敬腾一直在寻找方向，根据市场反馈不断调整自己。他承认，在妥协和创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一个难题：“妥协不意味着任人摆布，而是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微调。难道《王妃》《阿飞的小蝴蝶》就是我的最爱吗？不是！它们曾经是我的妥协。”

羊城晚报：你对于乐坛现状满意吗？
萧敬腾：我不太满意，但是这几年又觉得平平淡淡也挺好。市场确实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有时不得不做出妥协，比如唱影视、广告主题曲。有些歌迷会留言喊我不要唱这类作品。但我要赚钱，参加商业活动是为了让我能做下一首不赚钱的作品。比如，我最近参加综艺节目。有人吐槽我只顾参加节目不做新歌。我也很委屈，不是我不做新歌，而是新歌不被接受。
羊城晚报：你可能需要屏蔽一些声音？
萧敬腾：我不能这么做。我必须听到那些声音，不断调整创作，因为我目前不知道答案、没方向。我就像一个球员，有机会就不能怕出手，如果不出手就永远没有命中率，哪怕你投了100球，终于进了一球，至少有1%的成功率。
羊城晚报：你觉得华语音乐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
萧敬腾：没有良好的音乐分类规范。我不觉得所谓的“神曲”不对，但要加以规范，不能推动它们成为主流音乐审美，扭曲人们对音乐的理解。在我的专辑评论区里，有人留言，说我的某首歌很难唱。但有些歌不需要跟唱，只需要听就

好。此外，如果听众缺乏基本的音乐审美素养，就容易跟风追流行，导致市场成长缓慢。
羊城晚报：你有过“躺平”的想法吗？
萧敬腾：我有能力这么做。《王妃》《王子的新衣》《阿飞的小蝴蝶》《海芋恋》《怎么说我不爱你》……我可以唱一辈子，搞不好收入比现在还要好。可是，我不想停摆。我想继续表达喜欢的音乐风格，即便市场再小，但我也在推广它们的使命。
羊城晚报：你现在还喜欢《阿飞的小蝴蝶》《海芋恋》这些歌吗？
萧敬腾：我喜欢。《海芋恋》是我第一张专辑的作品，刚出的时候也不太火，几年之后才被大家熟悉，最近两年突然又火了。对于我的新作品，我只能等待它们有一天会被大家发现。
羊城晚报：需要为了被发现做出一些努力吗？
萧敬腾：现在听众很“垂直”，有时让我挺尴尬的。比如，《斗罗大陆》这首歌，它太垂直，小孩很喜欢，但很多大人没听过。我很头疼，演唱会唱不唱它？该在哪里唱？更尴尬的是，现在有二三十个各类平台，每个平台对歌曲的要求和受众分层也不一样。我抖音的受众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来看我打篮球的，我有时真的会怀疑人生。

A

15岁时我是大家眼中的“坏孩子”

萧敬腾在《我相信》中念的信，是一个叛逆少年的青春记忆。15岁的萧敬腾由于成绩差、爱打架，被贴上了“坏孩子”标签，是青少年辅导组的老师带给他温暖。

羊城晚报：你参加《我相信》的原因是什么？
萧敬腾：我曾为阅读障碍者发声，节目组找我分享感受，让观众了解阅读障碍，这件事很有意义。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给15岁的自己写信？
萧敬腾：15岁时，我开始被青少年辅导组辅导。那里的老师让我感到温暖。他们轻声细语地跟我接触，看到我不好的行为不会责骂、处罚我，而是关心我这么做的原因。即便我的脾气再火爆，面对他们也没有火爆的理由。我很幸运，最终没走向歧途。

羊城晚报：阅读障碍是不是你的一段孤独的青春往事？
萧敬腾：不是。我的少年生活丰富多彩。我的运动细胞不错，喜欢各种球类运动，业余生活很快乐。我还是主导型性格，总在人群中当领导者。直到20多岁时，我才知道自己有阅读障碍。

在那之前，由于师长不谅解，我逐渐沉沦，甚至欺负同学，是大家眼中的坏孩子。爸爸也叫我废物，我也



以“狮子头”的形象在《超级星光大道》中一炮而红

B

阅读障碍让我看不懂《泰坦尼克号》

在《我相信》中，纪录片《我不是笨小孩》的导演樊启鹏也来到现场，分享多年来对阅读障碍群体的观察。萧敬腾坦承自己患有阅读障碍症之誉让樊启鹏感慨不已：“萧敬腾先生，您的坦诚为这些孩子带去了光，证明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和舞台……您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看到，照亮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。”

羊城晚报：你给纪录片《我不是笨小孩》的三个主人公签名送书，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？
萧敬腾：我希望给他们鼓励，也希望通过节目让更多人了解“阅读障碍”。据说，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患有阅读障碍。社会不能忽视他们，要在教育层面给予他们更多耐心和理解，帮他们找到兴趣点。毕竟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孩子在犯错中成长、认识自己、找到心中所爱。

羊城晚报：你在节目中收到了三封信，哪封信对你的触动最大？
萧敬腾：纪录片导演樊启鹏的信对我触动最大。他始终关注阅读障碍，在做纪录片时曾尝试找我，但没找到。我看过《我不是笨小孩》之后深受触动，很佩服他。社会上真的有很多不求回报的勇士、天使。

羊城晚报：这几封信你是如何念下来的？阅读障碍还会影响你吗？
萧敬腾：我私下读熟信件，而且卡壳也不怕，因为分段录制，不用一次性读完。阅读障碍的确阻隔了我的某些爱好。比如，

我无法顺畅地看漫画、外语片。从小到大，我起码看了20次《泰坦尼克号》，每次都会发现上一次没看过的情节，一些众所周知的秘密，我至今没解开。

羊城晚报：那你应该很少看电影吧？你觉得自己可以当导演吗？
萧敬腾：我虽然看得少，但我对电影要求高，甚至有“洁癖”。只要在观看过程中发现瑕疵，比如群众演员表现差，哪怕剧本很好，我都不会继续看。我写了三个电影剧本，还没有拍，但我执导了很多MV，而且拍摄速度很快。虽然无法输出专业术语，但我特别会跟演员讲戏。整个团队跟我工作多年，他们很清楚我要什么。

羊城晚报：拍MV烧钱吗？
萧敬腾：对于工作，我很实际。我在华纳十几年来，公司对我很好，拍MV从来不过问宣传预算。但是，我认为没必要的花费，一定不会花。比如有个作品要拍MV，我写完脚本，报价要100多万元人民币。但如果我判断那首歌不会火，我会放弃拍摄。

羊城晚报：乐团的好坏决定了是否会红，而是播出平台调性不同，让音乐人和听众都无法专注。平台限制了音乐的创作方式，导致不同类型的音乐无法进入，不能被受众广泛接受。
羊城晚报：如果把你的歌放到一些短视频平台上



萧敬腾(中)在《我相信》中分享青春记忆